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往事如烟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往事如烟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散　　文

访日归来

巴　金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写了我在东京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不久我便出院回家。并不是因为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摇、灰心的时候。和疾病作斗争，的确需

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华东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①] 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象是一个健康人。当然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日程安排，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其

① 引自水上勉先生的《成都游记》《在巴金故居遗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三十九楼住下来，第一天我便高兴地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病。我为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象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地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忘了自己也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回到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例。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

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东京的那天晚上，谈日程，我只提出一个要求：去到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也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象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①]，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广场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但谈得融洽。讲的都是普通的

① 指春秋时吴公子季札聘晋过徐在徐君坟前挂剑的事。季札把剑挂在徐君墓前树上后，从者问："徐君已死，尚与谁乎？"季札答道："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涯哉！？"

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〇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现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曾替我国“左派”作过一些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我只当作“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也没有找旁人打听清楚。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这样严肃，可以说我竟无思想准备。他停下来。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着：“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却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象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我在自言自语，出了声。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

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却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肖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我们机关里的造反派。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坐下来就小心地嘱咐理发师“剪平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象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象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象压在朋友S.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竟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

“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还可以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任何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什么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

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过去熟习的那家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来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闯游俄罗斯滨海区

荒　煤

一

我真没有想到，1992 年 7 月，我这个年已 80 的老头儿居然去闯游了中俄边境，闯进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城——中国人还是习惯叫作海参崴。在五十、六十年代，我曾多次到过苏联，却没有到海参崴。

海参崴是前苏联远东最大的一个海军基地，是离我国东北边境较近的一个大城市，从来不对外开放。现在刚刚开放，并且和我国绥芬河市这样一个小城市开展了旅游事业。在绥芬河市国际旅行社办一个“四日游”的手续，就可以到海参崴去观赏一番了。

我之所以说是“闯游”，因为这四天的日程真还需要有一股“闯劲”！

我们中国作家赴黑龙江参观访问团清晨六点多钟就来到了绥芬河市国际车站。

这个国际车站根本没有一般号称“国际”大城市的各种富丽堂皇的设施和建筑，甚至不如国内一般中等城市的车站那么宽大。不过是三四十平方米大的候车室已经挤满了人，堆满了“衣包”，男男女女，把大包小包都堆在地上，有的人已经趴在“衣包”上睡熟了，显然是在昨天深夜就来到的客人。

我称这些包裹为“衣包”，因为很明显，被捆成一米左右长短，宽厚不一的大小包裹，可以随意地扔，也可以在上面走人，不怕磕碰，全是中俄倒爷们要运走的各式各样的服装。

车站里已无我们立足之地，我们只好站在车站前侧面的行人道上等候和观望——观望者，确是别有一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想象的情景。我真感到我突然被卷入“下海”的大潮中来了。我陷入一个“衣包世界”。我发现，不论是俄罗斯人、中国人、蒙古人、朝鲜族人，也不论是男男女女，都带着或大或小的衣包。为什么知道有朝鲜族人，因为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妇女，头顶一个一米长、半米多厚的衣包，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她的身高和体重，她却挺身而立地走向车站，立即显示出朝鲜族头顶的功夫了。

在车站面前这条并不宽畅，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一批各式各样的车辆所卸下的货物也只是“衣包”。当我

看到一位俄罗斯青年，赤裸着上身，显示出一片棕黑色的胸毛，大汗淋漓地扛着一个大衣包向车站走来时，我不禁发生一个奇怪的联想：我即将到达的俄罗斯难道正在闹“衣荒”，都和这位俄罗斯青年一样光着膀子么？

我当然觉得这种联想很可笑。可也真觉得奇怪。我在北京散步时逛街或逛商场时，不论是高级商店或小摊上，都挂满了各种样式的似乎永远卖不完的服装——像是11亿人口都穿不尽的服装；而建设了70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现在刚刚解体为俄罗斯的一个国家，才只有一亿多人口，为什么却如此热衷于服装贸易？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的情况。

例如，我看到有十来个俄国人来到车站。显然是年轻的女士较多，从车上搬下来一些乐器，有提琴和“吉他”等等。虽然小包也不少，用小推车装着，却没有那些捆扎成很大的衣包。听说，这是一个小小演出团体到中国边境演出后归国。尽管没有太大的衣包，随身所带的物品也超重了，手头也没有人民币了，无法交费，只好等到下午俄国列车来到时再走。

在车站等候观望间，很少看到衣冠整齐的先生和女士们，大多数是在“衣包”压力下挣扎的人们。可是，我也突然看到有这样一位女士，一身黑绸的缀满着银光

闪闪发亮的碎片的衣裙。从皮肤、脸型、身材、体形来看，显然是一体中国小姐；可是她的头发却染成金黄色，嘴唇抹得惊人的鲜红。她手里只紧握着一个黑色的小包，却没有任何的大小衣包。当她经过我身边时，顿时闪发出一阵浓郁的香味。随即就有两位西装革履的彪形大汉满脸笑容用较新的小轿车接走了。我想，这大概是高级倒爷们中一位特殊的贵妇人吧。

也因此，我们这个旅游团就显得很突出。我们每个人都拎着一个不大的塑料的紫色旅游手提包，上面很清楚地用中俄两国文字注明“绥芬河——俄罗斯旅游纪念”，看来都不那么充实和饱满。尤其是我，怕老让年轻人照顾我，嫌麻烦，我连这个手提包也没有带，只提了一个公文包。我们显然不符合潮流。

有的同志笑道：“我们太文明了。”也有的同志叹道：“作家还是太缺少‘下海’意识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换了些卢布，几千上万的。但没有人议论，到俄罗斯有什么必须买的东西，当然，更没有想到，要带点什么东西去卖。

快到九点钟了，忽然车站响起一阵喧嚷声，呼喊进站了。我们走进候车室，忽而听到呼唤“这边走，这边走”，却老是被骚动的人群排挤在圈外。站口明明写了两块牌子，说明是有两个门，一边写着“旅游客人及无

包人在此进”，一边写着“带货包者由此进”。但是这两门并列在一起，大家纷纷传递“衣包”，顿时把两个门都堵住了，我们怎么也挤不进去。许多重达几十公斤的“大衣包”不断在人群的头顶上飘荡起来，成为一个奇观：有的大衣包不断飘荡，似乎轻飘飘地飘到了门口，然而又有一批人伸出了手，又把它轻飘飘地推回到候车室大厅的边沿来……。

我只听到被呼唤，被同志们前推后拥，上面有人拉着，下面有人撑着，身边有人护着……只觉得两只脚踏着高低不平的衣包跨进了车站，我已经是全身都浸漫着汗水了。

我们终于都上了火车，在9时45分开车奔向中俄边境。

二

火车开往俄罗斯边境格洛捷阔沃车站，只不过是21公里，可是列车走走停停，却走了一个多小时，正好让我们从容地观望俄罗斯大自然的风光了。

我这时候，也才意识到这个“四日游”的旅游生活开始了。

列车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前进。那一片森林展现出不同层次的绿色遍盖在山岭峡谷之间，衬得苍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